

重庆记忆

30年前的春节菜谱

杨耀健

30年前过春节，虽然物资短缺，但每家也总要千方百计搞点副食品，而菜谱，主要根据票证和努力而定。公家很少供应鸡鸭，需要自己设法。那时候，不少市民依赖所谓的“自由市场”，那时的“自由市场”是不进入市中区的，我去采购的地方，一是红旗河沟，二是刘家台，那里卖东西的农民多，选择余地大。用现金或粮票都可以买到鸡鸭，一斤粮票大约价值八毛钱左右，农民也喜欢收。

根坚硬的刺，弄不好要扎手，它的皮像一件衣服，一剥就可以整个褪下来，因此大家又叫它剥皮鱼。若想起出配给多吃点肉，也要去自由市场，政策规定农民可养一头自留猪，过年杀掉舍不得自家吃，弄到集市来换几个现钱。连人都吃不饱的岁月，养的猪可想而知，瘦骨嶙峋，普遍只有一指宽的膘，好歹也得割几斤回去。那时猪肉是个好东西，然而可遇不可求，好几年下来，我只买到过一回，还



锣鼓迎春

都市速写

全家人游解放碑

庞正明

人到中年，到重庆城的次数很多，到解放碑的机会却只有过三次。有刘晓庆主持的央视联欢晚会的那年春节，我带着刚教半年书的积蓄，和朋友到重庆城玩。白天，我买一份地图读着，不知疲倦地沿街走着，当然，解放碑是必须首先观赏的地方。这里美女多，商品多，车辆少，充满生机活力，引人驻足。

南川属重庆市后的2002年夏天，我陪儿子到重庆一中领取录取通知书，又约了解放碑。儿子因故没有同行，约好在重庆晚报门口等候。我先拍了解放碑的照片，再乘电梯上百货商场。虽然揣钱不多，但每层货架都想浏览清楚，处处曲径通幽，柳暗花明。由于时间跳得飞快，牵挂人海茫茫中等我的儿子，我只得走马观花，匆匆告别解

放碑。去年春天，单位组织参观白公馆，我又一次游览解放碑。这里是商品大世界，充满诱惑，我想换一个手机，再购买一个好相机，还有高档电脑……可是，当我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，身边同行的熟人都不见了，我赶紧招了一辆出租车追赶队伍，我想，要是住在解放碑旁边，好幸福！现在，我的梦想就是全家人一起游解放碑，可惜儿子在外地，妻子向来晕车，好在南川到重庆的高速路快通车了，通车后两地车程只需一小时，车票也不贵，早上到解放碑，傍晚就能回家。这么看来，今年全家人游解放碑就不再是梦了。

名人与重庆

舒绣文重庆演抗战剧

范国华

在上个世纪享誉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舒绣文，满怀抗日的激情，于40年代初来到重庆，投身影剧活动。但由于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，她只参与拍了《好丈夫》、《塞上风云》和《血溅樱花》三部影片。《塞上风云》是抗战时期第一部表现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电影。“中制”为她特地组织了西北摄影队，由重庆奔赴内蒙拍摄。西北摄影队里有四员女将：程梦莲、黎莉莉、舒绣文、吴茵。出发前，阳翰笙告诉吴茵，希望她把拍摄中的见闻记下来，吴茵果然照办，于是就有了吴茵发表在当年《中国电影》上的《向贡尼台进行中的四个女性》。其中，特

别写到舒绣文：“绣文同志，勇而好胜。我们走累了要休息，她偏不休息，我们走得慢，她走得快。我们谈笑风生，她却似听到了冲锋号般的埋头疾走。因此始终和我们前后相距二里地。我们不得不佩服她的一鼓作气的劲头。”舒绣文饰演服役于王府的迪鲁瓦的妹妹诺尔吉娜，她以蒙汉团结抗日的大义争取了王府保安队。最后击毙了日本特务长，取得了胜利。抗战时期舒绣文在重庆更多的是演话剧，她先后在中华剧社和中国万岁剧团，参加了《战斗的女性》、《中国万岁》、《棠棣之花》、《虎符》、《清宫外史》、《雾重庆》、《蜕变》、《雷雨》、《日出》、《家》、《天国春秋》等戏的演出。

皖南事变的发生，是抗战以来蒋介石统治区最黑暗的日子。1941年10月，以纪念郭沫若创作25周年的名义，进步戏剧界在重庆抗建堂演出了郭老的名著《棠棣之花》。由舒绣文、张瑞芳主演，她俩分别扮演聂政的姐姐和酒家女春姑娘。聂政的姐姐是一个叛逆的女性，舒绣文演来恰到好处，非常成功，特别是在第五幕抚弟（聂政）尸身痛哭一场里，演得既悲痛而又自持，善于克制情感，与扮演酒家女春姑娘的张瑞芳顿挫悲愤近于晕厥的情感，形成鲜明对比。《新华日报》为此出版了演出特刊。周恩来同志为特刊亲笔题字。不少同志称道当年《棠棣之花》的演出，是在山城重庆最黑暗的日子里“燃起的第一支火把”。

中国万岁剧团公演《清宫外史》一剧，也是在抗建堂，舒绣文主演慈禧太后，在谈到演出的感受时，舒绣文说：“《清宫外史》二部是我喜欢的一个戏，尤其是派我演慈禧这个角色……慈禧是一个骄纵、顽固、阴狠、变态的女人，表面上是小机灵而又威严的太后，不能演得小气，也不能演得太过火，就是演得不错，也不能叫观众同意这样一个角色。”

舒绣文还在《战斗的女性》中扮演曾经是“绿林好汉”的艳山红，在《虎符》中扮演窃符救赵的如姬，在《天国春秋》中扮演刚毅威武的大将军洪宣娇，在性格表演上有了很大发展。著名导演石凌鹤曾写诗颂舒绣文道：“战斗女性艳山红，慷慨风尘尚女公；演到横眉怒目处，无亏乱世闯英雄。”“窃符救赵美如姬，机智温柔志不移。天国宣娇烈勇士，挥刀蘸血写新诗！”

第三只眼睛

重庆街头串串香

夏爱华

春节前重庆寒意稍退。这个时候，重庆街头的火锅就格外受欢迎了。我吃的火锅，其实前面要加个小字，就是小火锅，重庆人叫串串香。很便宜，三毛钱一串或五毛钱一串，钱花得少，吃得却很实惠。这种平民食物，在街头大行其道，是有道理的。小小的炉子，炭火正红。炉上的小锅，油汤红亮，正在沸腾。这让走过路过的人们，见了就会停下脚步。在重庆的每一天，我身陷麻辣阵营，几乎每道菜都麻辣无比，这让号称不怕辣的新疆人的我，时时心里发虚。又麻又辣啊，我是遭不住。所以，我是属于又想又怕辣的那种人。于是，在热气腾腾的小锅边转了三圈后，我小心地问，不是太辣吧？摊主很会做生意。说，你是哪里人啊？我是新疆人。远道而来一趟不容易，不吃这个，就不算来过重庆啊。可是我怕辣啊。不是太辣了。我给你搞一下，微辣而已。我信以为真，就点了好多

串，蔬菜，海鲜，肉类，样样都想尝尝。一尝我就知道上当了。天，还是又麻又辣。我想抗议，我想说，老板，你骗我。可是我说不出来。老板笑眯眯地望着我，态度好得出奇，亲切得像我的家人，我的天，生气归生气，想发脾气我也发不出。摊主还有一个劲地问我，好吃吧？要不要再辣一点？我的天，我就想转身逃跑。我问，有没有水啊？回答是没有。摊主说，夜深了，哪里给你弄水啊！不顾四周，夜色中的重庆安详宁静，我找水喝。可是不吃不完的东西，摊主不让我走。他说，好浪费啊，都是好东西。天哪，我只好豁出去了。吃吧。好不容易吃完了，我付了钱，一头扎进路边一家餐厅，进去就要喝茶。没想到人家慢悠悠地告诉我，水还没开，等一下，你先点菜吧。没办法，拿过菜谱研究了半天，点了一条鱼香茄子。心想这个菜应该是不辣的。结果是，菜上来了，一看那红亮诱人的菜色，我就知道完了。果然，举箸一尝，我的妈啊，麻且辣。

重庆地理

唐家沱

正权

长江从朝天门东去30里，被一座大山拦住，在那山脚转了一个大弯，然后再转了一个90度的弯，冲破大山夺门而去。那冲破的大山缺口就是铜锣峡，那峡口附近的河湾就是唐家沱，是长江上游最著名的回水沱，其水面达25万平方米。清初“湖广填四川”，一个姓唐的人家在此落户，开荒种地，于是有了唐家沱之名。唐家沱地处重庆东大门，巴国时，唐家沱就是联系巴国都城江州（重庆）与巴人聚居地广阳坝的交通要冲，铜锣关（峡）成为巴国三关的最后大关（另两关是湖北清江上的关关、奉节夔门的江关）。三国时期，蜀将邓芝在唐家沱附近筑阳关，并将江州（重庆）州治搬到阳关。历史上，铜锣峡里发生过好多次大战。当年，张献忠在铜锣峡受阻，没有办法，才亲带数千精骑抄小路奔袭江津，然后顺江而下攻下重庆城。

后来重庆与湖广江浙联系增多，唐家沱也就逐渐繁荣起来。清咸丰十年（1860年），川东道便在唐家沱设立厘金卡，对过往船只所载货物按以百抽一的比例抽取厘金（一种“关税”）。重庆开后，重庆海关又在唐家沱设立验货处。民国初期军阀混战，谁占据唐家沱谁就在此设卡，抽取捐税以补军费。直到解放前夕，唐家沱都是重庆水上三大关卡之一，设有船只和武装人员，可见是重庆最重要的水码头。抗战时日本飞机狂轰滥炸，为疏散人员，唐家沱梁河西侧修建了新村，不少名人都在唐家沱住过。茅盾当年就住在唐家沱新村，在此创作了《腐蚀》、《霜叶

红于二月花》等长篇小说。如今，新村已经成为东风造船厂厂区。过去唐家沱是重庆的边缘，于是有俗语“输到唐家沱”一说。前不久，为了改变这样的印象，有人提出，要改唐家沱镇为铁山坪镇。其实，重庆人也有“输到朝天门”一说，还有“朝天门屎屎排轮子”之类的说法，未必也要将朝天门改个名字吗？重庆虽然有很多沱，数唐家沱最大最有名。金沙江的水手、岷江的船工、沱江的纤夫，都知道重庆的唐家沱。这样的名气不要，是聪明还是愚昧？唐家沱背靠铁山坪，随着五桂路修通，逐渐被开发商看中。据说，在唐家沱那河湾处，将要建高档别墅小区呢。

都市心声

午夜问候

利芬萍

单位的同事都是年轻人，尚未成家立业，父母又都在外地，因此，过年了，他们一个个也都回去了。由于我家离重庆太远，而年假时间又太短，只能留在这里固守城池，日夜值班。大年三十的夜里，坐在冷冷清清的办公室中，想象着这个世界上幸福的人们与亲人们团聚的情景，我的心底便不由自主地升起一阵又一阵的寒意。窗外响着噼噼啪啪的鞭炮声，不时有几束烟花的彩光映在玻璃窗上，重庆美丽的夜景使节日的气氛显得更加热烈，也更加了我的孤独感。我不禁长叹了一口气，思绪纷纷，百感交集。就在这时，电话铃突然响了。

是谁呢？这么晚了，该做的工作我都做了，该联系的业务也都联系了，还打电话过来干什么呢？我不耐烦地抓起话筒，一听，竟然是单位的一位同事。同事早已在千里之外的家中，挂的是长途。他说：“你好，新春快乐！”说完，没等我来得及表示什么，他便把电话挂断了。而此时，我是多么想说一声谢谢啊！但是，他却并没有给我这样的机会，也许他只是做了他想做的事，并不需要我的感谢吧？说句真心话，我和这位同事并不怎么熟悉，见了面也只不过互问一声“吃了，走了，哪里去”之类的客套话，

更不用说是有什么亲密的交往和深厚的友谊了。说白了，我们只不过是“认识的陌生人”罢了。但是，正是这个人，正是这个我从来没有认真留意过也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的人，他通过电话，在这个国度的另外一地方，给我送来了新春第一声亲切而温馨的问候，使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，在这新年的第一个夜里，还有人在关注和惦记着我，使我的心里一下子就增添了许多暖意。紧接着，电话铃声又接二连三地响起来。同事们像约好了似的，纷纷把电话打回到单位里，除了向我问候以外，他们还用带着各种各样方言味的普通话和我开玩笑，使我觉得他们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，一下子便驱散了积聚在心头的所有的凄凉和孤寂。新年的夜里，整夜整夜，我都坐在解放碑一幢写字楼的办公桌前，被这个世界上的真挚情愫所感动。

国学大师之死

同道 著 连载(17)

陈寅恪（1890年—1969年）中国现代历史学家、古典文学研究家、语言学家。义宁陈氏一门，实握世运之枢轴，含时代之消息，而为中华文化与学术德教之所托命者也。——吴宓 1966年7月，“文革”波及到了中山大学。陈寅恪这次终于没能幸免。1969年春节刚过，陈寅恪被勒令搬出南区一号楼，据说原因是因为工宣队看中这座楼房，想做指挥部使用。在不断折磨下，陈寅恪瘦得不成样子。少数亲朋好友偷偷登门看望时，他一言不发，只是眼角不断流泪。1969年10月7日早上五点半，因为心力衰竭，肠梗阻，肠麻痹，陈寅恪走完了他79年的人生历程。陈寅恪是当之无愧的国宝，他的声名不仅仅在学术界。1941年，日军占领香港后，就有日本学者写信给军部，让他们不可为难陈寅恪，于是军部就给他香港

司令下文，照顾陈家。当时物资极为匮乏，香港司令就派人给陈寅恪家送去了好多袋面粉。但陈寅恪是绝不会吃日军面粉的，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：日本宪兵往屋里搬面粉，陈寅恪和夫人唐筼就往外跑。1948年12月，国民政府开始了“抢救学人”的活动。当时，北平已经被解放军重兵包围，即使这样，国民政府还是派专机把陈寅恪接到了南京。蒋介石亲自登门劝陈一起去台湾，遭到拒绝。1949年，毛泽东访苏，斯大林突然问起陈寅恪的行踪，原来是他的著作《中国革命问题》中引用了陈寅恪著作中的很多材料。毛泽东回国后便嘱咐广东方面要好好优待。周恩来对陈寅恪也一直照顾有加，解放后不久，专门派人看望他，转达对他的关怀。陈寅恪晚年深得陶铸的关照，由于陈寅恪残存的视力只能微弱地辨别白色，陶铸就派人在陈宅的院子里修了一条白色甬道，使这位老人在散步时不致跌倒。在学术界，陈寅恪是一位传奇人物，其传奇色彩一点不亚于他所推崇的王国维。1919年，在哈佛大学留学时，吴宓和他交谈过后，当即惊为奇才。陈寅恪幼时便对经史子集各书均有涉猎。12岁时就随兄长去日本留学，1909年又赴欧洲，在柏林大学等学府深造。因此，他在研究中有非常明显的西方治学思想和研究方法。受德国历史语文学派的影响，陈寅恪学习和掌握了多种语言。后在哈佛大学随蓝门教授学习梵文和巴利文，在柏林又随鲁斗继续研究梵文和巴利文。留学期间，他掌握了诸多语言，可以直接阅读原文，在这点上一般传统学者难以望其项背。1926年，陈寅恪至清华国学院任导师，他由学术的积累期进入了勃发期，开始了史学研究的第一阶段——西北史地学的研究。究其原因，国势日危直接影响到他的研究方向，“默

察当今大势，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，倾其全力经营西北”。30年代初，陈氏史学逐渐移向第二阶段，这段时期他放弃了中外关系史方面的研究，致力于中古文化史。在《寒柳堂集》中他这样表述研究转向的原因：寅恪平生治学，不甘逐队随人，而为牛后。1949年以后，他的史学进入了第三个阶段。陈寅恪最后阶段的两部著作是《论再生缘》和《柳如是别传》。陈寅恪晚年“著书唯剩頌红妆”颇受人们的关注，研究者认为他是以这两个女子自比。陈寅恪虽然以史家立身，但其“史识”与“史观”却是建立在儒家价值观之上。在文化思想上，陈氏三代均讲究革新，但陈寅恪却自称“思想囿于咸平，同治之世，议论近乎湘乡（曾国藩）、南皮（张之洞）之间”。这并不意味着他认同咸平时代的保守思想，而是认同咸平时代变法思想先驱冯桂芬等人的思想，即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的稳健前进的思想。在他看来，如果社会冒进太快，社会、人心、经济、政治等方面反而不进则退。这种观点在他是一贯的，从不曾因为外界的压力而做过改变。1961年吴宓去拜访他，事后在日记中写道：寅恪兄之思想及主张毫无改变，即仍遵守昔年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之说。在我辈个人如寅恪者，决不从时俗为转移。但时代一直在趋新，不断革命，始终变化，唯有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原始，这种巨大的矛盾、反差，怎能不让他叹息呢？在两部以才女为研究对象的作品中，陈寅恪运用历史的想象力重建了兴亡的“心史”，在柳如是和陈端生的悲剧中加入了他的人生感慨和文化喟叹，使他的史学境界在最后一个阶段发生了跳跃。

我在金三角 卧底十年

傅衍鯤 著 连载(17)

宴会气氛温馨而热烈。待到女寿星来宾客桌前一敬酒时，我才看清楚，原来就是薛冰清。她也认出我来，客气地说：“劳驾先生光临，为我的生日增辉。”并与我碰杯。一大杯法国葡萄酒一饮而尽。宴会结束，舞会随即开始。关掉电灯，燃起巨型红烛，乐池响起节奏明快的舞曲。客人们各拥舞伴，和着节拍旋转。薛冰清陪客人喝着大量的酒，起舞时又快速旋转，增添了醉意。她一路歪斜地走过来，坐在我的对面，侍者忙为她斟上一杯清茶。她望着窗外，这时明月高悬，丹桂飘香。谁知当她转过头来，竟是泪珠晶莹。她说：“每逢生日，她都思念父母。”我说：“这是人之常情。既然如此，就要接受父母的教训，远离毒品。凭你现有的资历，完全可以到一个西方国家，与云峰一起，去过正常人的生活。”提到云峰，我忽然发现生日宴会上竟然没有苏云峰的身影，这是很反常的。当苏云峰时，她说：“不敢让宾客看到云峰的狼狽样子，免得丢人现眼。让他到外面寻欢作乐去了。”我想说：“你就不怕他像你父亲那样，染上艾滋病！”但我终于没有讲出口。这是生日聚会，不能那样刺伤别人。过了一

会儿，她想起我劝她远离金三角，去西方国家生活的言语，便对我说：“自幼生在金三角，正像鱼在水中，这里就是我生活的海洋。”金三角特有的生活因素，已经渗透到她的血脉中，已是欲罢不能。她自己既是害人者，更是毒品的受害者！她恨人类社会，要用毒品寻求报复。她明知自己在刀尖上过日子，正是朝不保夕。活一天，就要享乐一天。她要大把地花钱，尽情享受人生。转朱阁低绮户的明月，照着对面那张因醉酒而苍白的脸，秋虫一片声地叫嚷。我在想，造物主为什么要把一个病态的灵魂，架在这样一个美丽的身躯上？这不是名副其实的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吗？苏云峰步履蹒跚，非常疲惫地从外面走来，立脚还未稳，薛冰清就让他护送回家。他不敢违拗，像狗一样乖乖地跟在我的后面。来年的夏天，我因事又来到小孟拉。因糖尿病并发所谓的“糖尿病脚”，酸、麻、胀、痛。那位在小孟拉任高官的朋友，劝我去足浴。他把一切都安排得好，感情却推，我不得不去。侍者刚把我领进一间舒适的足浴室，还没来得及坐下，就听对面有人招呼我。掀开水晶帘一看，真是惊诧莫名！那是一个比我刚才进去的足浴室大十多倍的厅堂，薛冰清斜靠宽大的香樟木床，身着宽松的丝绸睡衣，头上仍然戴着那顶水晶王冠，俨然毒品王国的女王。两个奶油小生，每人抬着一条洁白如藕的美腿，在薛冰清的后脚跟。薛冰清看到我进来，慌忙起立，躬身相迎。两名宠物靠墙肃立。我明白，她是想让我见识一下，毒品女王是怎样对待男性宠物的，

以证明她那天说的话不虛。宾馆中特意饲养的雄鸡高唱，曙光照亮了窗纱。我要做的第一件事，就是给我的接头人用暗语打长途电话，报告香蕉车藏毒一事。事后得知，有关方面为了保护提供情报的人，在辖区外的广州市郊，予以拦截。卡车司机、饭店老板皆被捉拿。一个以“背篓接力赛”为运载方式的贩毒团伙被破获。当然，毒品王国的女王，由于她的机敏和警觉逃脱了这次灾难。这样好，使我免于两难境地。如果是我有意将她放过，那是对祖国和人民的最大不忠，那显然是违背了我向军旗将军许下的诺言，我会永远有一种犯罪感，会终生感到愧疚。从另一方面讲，我实在不愿意用自己的手，打碎一件美丽的雕塑！我从保山返回南郊不久，小黑探家也从聊城回来。听到家乡的惊人巨变，我深受鼓舞。一个近似农村的鲁西县城，竟然一变而成旅游城市，奇迹，简直是奇迹！转念一想，修过长城、开过运河的人民，有什么奇迹创造不出来呢！我正与小黑闲话，幸欣经理一步闯进来，他催促我说：“劳富先生你做好准备，咱们马上出发去九谷！”我惊异地问：“为什么？”他说：“几分钟前刚接到电话，董事长被他的保镖用胳膊勾着脖子，对着太阳开了一枪！”我吃惊地说：“去了？”“他神秘地一笑，赞叹地说：“奇迹，奇迹啊！李正奇先生竟能存活下来。”又一个“奇迹”，发生在金三角的奇迹。南郊距九谷千里之遥，高级轿车疾驰了一天就到。我首先陪辛经理到他自己的家，看望他的妻子儿女。紧挨中甸界河，独门独院。辛夫人敦厚朴实，一双儿女营养良好，欢蹦乱跳。出门时，我问：“为什么把家安在这里？”他说：“这房子是借用董事长的。距他家近，我回来时，议事方便。”他抬手一指：“那高处就是董事长的家。”

副刊 征集冠名 63907438